

王安石全集

王水照 主編



第七册

臨川先生文集（三）

王安石全集

●

第七册

臨川先生文集（三）

王水照 主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臨川先生文集/(宋)王安石撰;聶安福等整理. —上海:復旦大學出版社,
2016.9(2017.3重印)

(王安石全集/王水照主編)

ISBN 978-7-309-12130-8

I. 臨… II. ①王… ②聶… III. 中國文學-古典文學-作品綜合集-北宋
IV. I214.4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28141 號

責任編輯 張旭輝 杜怡順

裝幀設計 馬曉霞

臨川先生文集

(宋)王安石 撰 聶安福 等整理

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發行
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: 200433

網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

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門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

團體訂購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郵購: 86-21-65109143

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59.25 字數 1080 千
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2130-8

I · 982 定價: 278.00 圓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臨川先生文集 卷七十五

書

與王逢原書七

某頓首逢原足下：比得足下於客食中，窘窘相造謝，不能取一日之閑，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，而舟即東矣。間閱足下之詩，切有疑焉，不敢不以告。

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。夫君子之於學也，固有志於天下矣。然先吾身而後吾人，吾身治矣，而人之治不治，係吾得志與否耳。身猶屬於命，天下之治，其可以不屬於命乎？^{〔三〕}孔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。」又曰：「道之將行也歟，命也；道之將廢也歟，命也。」^{〔四〕}孔子之說如

〔二〕「七」，原無，據底本本卷目錄補。
〔三〕王令集附錄所載此文此句後多「得於行而不得於知，吾恥之也；得於知而不得於行，吾不恤也，盡吾性而已」三十
九字。

此。而或以爲君子之學，汲汲以憂世者，惑也。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，有之矣，故有孔子不暇暖席之說。

吾獨以聖人之心，未始有憂。有難予者曰：然則聖人忘天下矣？曰：是不忘天下也。否之象曰：「君子以儉德避難，不可榮以祿。」初九曰〔三〕：「拔茅，茹以其彙，貞吉。」象曰：「拔茅貞吉，志在君也。」在君者，不忘天下也。不可榮以祿者，知命也。吾雖不忘天下，而命不可必合，憂之其能合乎？易曰「遯世無悶」、「樂天知命」是也。詩三百，如柏舟、北門之類，有憂也。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，不得以不憂也。仕不在於天下國家，與夫不仕者，未始有憂，君子陽陽、考槃之類是也。借有憂者，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。〔三〕孟子曰：「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，若己推而納之溝中。」可謂憂天下也。然湯聘之，猶囂囂然曰：「我處畎畝之間，以樂堯、舜之道，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，僕僕自枉，而幸售其道哉？」〔三〕又論禹、稷、顏回同道曰：「鄉

〔二〕「九」，原作「六」，據宋刻本改。

〔三〕王令集附錄所載此文此句後多「詩者，非一人之辭也。出諸國之賢者，則道不能盡軌於聖人也宜矣。然汲汲以憂世事，孔子固有取而不爲也」四十二字。

〔三〕王令集附錄所載此文此句後多「然其讚孔子曰：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。率皆聖人也，乃吾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」三十字。

鄰有鬪者，被髮纓冠而救之，則惑也。」今窮於下，而曰我憂天下，至於慟哭者，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？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，欲人知治亂有命，而進不可以苟，則先王之道得伸也。〔二〕世有能諭知命之說，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。由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也。

始得足下之文，特愛足下之才耳。既而見足下，衣剗履缺，坐而語，未嘗及己之窮；退而詢足下，終歲食不革，不以絲忽妄售於人；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？吾以謂知及之仁，又能守之，故以某之所此報足下。〔三〕

二

某頓首。讀所辱書辭，見足下之材，浩乎沛然，非某之所能及。問諸邑人，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。惜乎某之行亟，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，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。所示藁副，輒留傳玩。不審定復枉顧否？不勝幸望也。

〔一〕王令集附錄所載此文此句後多「噫！」且以七十子之賢，親由於孔子之時，獨曰『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。』惟顏回有是說，況去聖人久而私力於學者耶？孔子論聖人有先後矣，學者知其然，則宜法孔子，安可慕其所以慕而已乎？」七十二字。

〔二〕王令集附錄所載此文文末多「荀子曰：『涂之人可以爲禹。』以足下之才行，僕安敢不以孔子之道友足下乎？」不宣。安石頓首。」三十五字。

三

某頓首逢原：近已附書，亦得所賜教，殊感慰。唯逢原見教，正得鄙心之所欲，方欲請，而已被旨還都，遂得脫此。亦可喜也。但今茲所除，復非不肖所宜居，不免又干溷朝廷，此更增不知者之毀。然吾自計當如此，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？不久到真州，冀逢原一來見就，不知有暇否？幸因書見報。某止寓和州耳，來真唯迎親老，來視女弟，既而歸和俟命也。冬寒，自愛。

四

某頓首。被命使江東，按刑獄事，明日遂行，欲至揚州宿留，別乞一差遣。切欲一見逢原，幸枉駕見追，只於丹陽奉候，切勿以事爲解也。它須面陳，此不詳悉。切見過，專奉遲。切切！

五

某頓首。自別逢原，一得書，遂不知行李所在，伏計已達暨陽。今此介往，幸喻動止之詳，以慰思渴也。居江陰果可以徙否？某之勢，恐未能自脫於此矣。舉釁日積，而缺然無友朋之救，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。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？番亦多士，可以優游卒歲，試思之也。人還一報。餘自愛重。

六

某頓首。得手教，承尚在江州，思企何可勝言。某昨到金陵，忽忽遂歸番。冬末須一到金

陵，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？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，但到金陵，莫須求客舟以往否？近制
船難爲謀，自金陵至潤，只一兩程，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。某處此遂未有去理，如孫少述、
丁元珍、曾子固尚以書見止，不宜自求便安，數溷朝廷，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？臯釁日積，而
不知所以自脫，足下安以爲我謀哉？配兵不習水事，甚善，但計今之勢，如此等事，皆不可與論
說。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，幸試疏示。更有所聞，悉望見教。所至幸望留意，訪以所不
逮也。至冬末到金陵，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，不知可否？私心極有事欲面謁，切試思之，幸能
一來，爲惠大矣！

七

某頓首逢原足下：方欲作書，而得所賜書，尤感慰。唯逢原所以教我，得鄙心所欲出者。
窮僻無交游，所與議者，皆不出流俗之人，非逢原之教我，尚安得聞此？方力求所欲，但未知何
時得耳。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，冀相遇於江寧，不審肯顧否？承教許如此，當可如約也。但不
謀潤居，何也？江陰豈不可留乎？若在潤，則相遇尤易耳。配卒事，須面敘乃悉。餘更有所聞，
悉望見教。

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，而言亦未必可用。大抵見教者，欲使某同乎俗、合乎世耳。非
足下教我，尚何望於他人？切無所惜也。冬寒，自愛！

與劉元忠待制書

某啓：久阻闈，豈勝向往！繼奉手誨，勤勤懇懇，尤荷眷念。承欲求官觀，方主上躬親庶政，求才如不及之時，人臣雖有邪心，安能有所軒輊？謂宜黽勉，以俟休命，不須如所喻也。無緣面晤，幸深思鄙言而已。炎溽，爲時自愛！

與沈道原舍人書二〔二〕

某啓：辱手筆，感慰。又復冬至，投老觸緒多感，但日有東歸之思爾！上聰明日躋，然流俗險膚，未有已時，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？北山松柏，聞修雅說，已極茂長。一兩日令前遜往北山，因欲漸治垣屋矣。於道原欲略布所懷。

—

某啓：久不作書，然思一相見，極飢渴也。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，論及說文，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，頗爲解釋。因悟孔子使人多識，乃學者最後事也。續當錄寄。

〔二〕「二」，原無，據底本卷首目錄補。

道原何以淹留如此？若道原有除，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。諸欲面晤，何可勝言！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。未聞，自愛！

答黎檢正書

〔洗〕

某啓：前得所示，熟讀。蓋自秦、漢以來，所謂能文者，不過如此。竊以爲士之所尚者志，志之所貴者道。不苟合乎聖人，則皆不足以爲道。唯天下之英材，爲可以與此。故欲以所聞告左右，而嘗爲尊叔父道之。足下聞之，而遂自悔。以足下如此之才，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，此何所不至！如某者衰久矣，徒知思而已，尚何能有所補助乎？辱書愧嘆，以不即見爲恨。饗寒，自愛！

與丁元珍書

某頓首。過廣曾欲作書，遣人奉訥動止^(二)，以有故亟歸，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遺。辱教，承知屢賜問，然不得也。亦嘗附狀，何爲皆不至乎？曹振佳士，已爲發令狀。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，

〔二〕「訥」，光啓堂本、聽香館本作「訊」。

固不敢失，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！前書已報左右，恐不到，故復以聞。求郡固且止，甚荷見教。然某之所請^(三)，不爲無辭。若執政不察，直以爲罪，則某何敢解免？如欲盡其辭，而然後加之罪，則某事固有本末，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。

古者一道德以同俗，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，則人無異論。今家異道，人殊德，士之欲自守者，又牽於末俗之勢，不得事事如古，則人之異論，可悉弭乎？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。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？

秋冷，自愛重之。望冬間復到廣州，冀或一邀從者，爲境上之會，不審可求檄來否耳。不宣。

上杜學士言開河書

十月十日，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：某愚不更事物之變，備官節下，以身得察於左右，事可施設，不敢因循苟簡，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，亦其職宜也。鄆之地邑，跨負江海，水有所去，故人無水憂。而深山長谷之水，四面而出，溝渠澗川，十百相通。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，歲浚治之，人無旱憂，恃以豐足。營田之廢，六七十年，吏者因循，而民力不能自并，向之渠川，稍稍

(三)「請」，宋刻本作「謂」。

淺塞，山谷之水，轉以入海而無所瀦。幸而雨澤時至，田猶不足於水，方夏歷旬不雨，則衆川之涸，可立而須。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，而旱輒連年。是皆人力不至，而非歲之咎也。

某爲縣於此，幸歲大穰，以爲宜乘人之有餘，及其暇時，大浚治川渠，使有所瀦，可以無不足水之患。而無老壯稚少，亦皆懲旱之數，而幸今之有餘力，聞之翕然，皆勸趨之，無敢愛力。夫小人可與樂成，難與慮始，誠有大利，猶將強之，況其所願欲哉！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。伏惟執事聰明辨智，天下之事^(二)，悉已講而明之矣，而又導利去害，汲汲若不足。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^(三)，故輒具以聞。州既具以聞執事矣，顧其厝事之詳，尚不得徹，輒復條件以聞^(三)。唯執事少留聰明，有所未安，教而勿誅，幸甚。

與馬運判書

運判閣下：比奉書，即蒙寵答，以感以怍，且承訪以所聞，何閣下逮下之周也！

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，不獨費出之無節，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。富其家者資之國，富

^(一)「事」下，龍舒本多「小之爲無間大至爲無涯岸」十一字。

^(二)「最長民之吏」，龍舒本作「最民之利」。

^(三)「輒復條件以聞」，龍舒本作「輒復件其詳以聞」。

其國者資之天下，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。蓋爲家者，不爲其子生財，有父之嚴而子富焉，則何求而不得？今閩門而與其子市，而門之外莫入焉，雖盡得子之財，猶不富也^{〔二〕}。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，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，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，此其所以困與？在閭下之明，宜已盡知，當患不得爲耳。不得爲，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？

今歲東南饑饉如此，汴水又絕，其經畫固勞心。私竊度之，京師兵食宜窘，薪蕎百穀之價亦必踊，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，可以舒漕輓之急。古人論天下之兵，以爲猶人之血脉，不及則枯，聚則疽，分使就食，亦血脉流通之勢也。儻可上聞行之否？

答王伯虎書

辱書問以所疑。如某者何足以語？然聖人君子之行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^{〔三〕}，蓋曰不辱己、不害人而已。不辱己，所以爲有義；不害人，所以爲有仁。若夫操至治之成法，責備於叔世以自絕，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，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。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？因出見過，

〔二〕「不」，聽香館本作「下」。

〔三〕「聞」，原作「問」，據光啓堂本改。

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。

答段縫書

段君足下：某在京師時，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，未嘗及其爲人也。還江南，始熟而慕焉友之，又作文粗道其行。

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，其居家，親友惴畏焉，怪某無文字規鞏，見謂有黨。果哉，足下之言也！鞏固然不然。鞏文學論議，在某交遊中，不見可敵。其心勇於適道，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。父在困厄中，左右就養無虧行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。父亦愛之甚，嘗曰：「吾宗敝，所賴者此兒耳。」此某之所見也。若足下所聞，非某之所見也。

鞏在京師，避兄而舍，此雖某亦罪之也，宜足下深攻之也。於舉之中，有足矜者，顧不可以書傳也。事固有迹，然而情不至是者，如不循其情而誅焉，則誰不可誅邪？鞏之迹固然邪？然鞏爲人弟，於此不得無過。但在京師時，未深接之，還江南，又既往不可咎，未嘗以此規之也。鞏果於從事，少許可，時時出於中道，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。鞏聞之，輒瞿然^(二)。鞏固有以教

(二) 「瞿」，龍舒本作「瞿」。

某也。其作懷友書兩通，一自藏，一納某家，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。嘗謂友朋過差，未可以絕，固且規之，規之從則已，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？則未嘗也。

凡輩之行，如前之云，其既往之過，亦如前之云而已，豈不得爲賢者哉？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，愚者固忌賢者，賢者又自守，不與愚者合，愚者加怨焉。挾忌怨之心^(三)，則無之焉而不謗，君子之過於聽者，又傳而廣之，故賢者常多謗，其困於下者尤甚。勢不足以動俗，名實未加於民，愚者易以謗，謗易以傳也。凡道輩之云云者，固忌、固怨、固過於聽者也。^(三)足下乃欲引忌者、怨者、過於聽者之言，縣斷賢者之是非，甚不然也。孔子曰：「衆好之，必察焉；衆惡之，必察焉。」孟子曰：「國人皆曰可殺，未可也，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」匡章，通國以爲不孝，孟子獨禮貌之以爲孝^(三)。孔、孟所以爲孔、孟者，爲其善自守，不惑於衆人也。如惑於衆人，亦衆人耳，烏在其爲孔、孟也？足下姑自重，毋輕議輩！

(三)「忌」，光啓堂本、聽香館本作「己」。

(三)「也」下，龍舒本有「家兄未嘗親輩也，顧亦過于聽耳」十三字。

(三)「以爲孝」，原脫，據龍舒本補。

答姚闢書

姚君足下：別足下三年於茲，一旦犯大寒，絕不測之江，親屈來門，出所爲文書，與謁并入，若見貴者然。始驚以疑，卒觀文書，詞盛氣豪，於理悖焉者希，間而論衆經，有所開發，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。

今衣冠而名進士者^(二)，用萬千計，蹈道者有焉，蹈利者有焉。蹈利者則否，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^(三)，解名釋數，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。夫聖人之術，修其身，治天下國家，在於安危治亂，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。而曰聖人之術單此，妄也。雖然，離章絕句，解名釋數，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，^(三)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。守經而不苟世，其於道也幾，其去蹈利者則緼然矣。觀足下固已幾於道，姑汲汲乎其可急，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，則古之蹈道者，將無以出足下上。足下以爲何如？

^(二)「衣冠」，原倒，據龍舒本乙。

^(三)「蹈」，原作「陷」，據光啓堂本改。

^(三)「妄也」至「聖人之術單此」二十二字原脫，據龍舒本補。

答李參書

李君足下：留書獎引甚渥，卒曰：「教之育之，在執事耳。」某材德薄，不能堪，足下望之又何過也！夫教之育之，某之所以望於人也，足下曾某之望乎？豈欲享延人以壯者之食，而强之負重乎？然足下自言：「不樂雷同，不喜趨競。」審如是，某誠愛焉，誠慕焉，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。曰：「其人誠甚貴，有它長，稍近於諛，則疾之若數世之讐。」審如是，亦過矣。天下靡靡然，足下之讐豈少耶？君子不爲已甚者，求中焉其可也。

答史諷書

前日蒙訪，及以易說一通爲賜^(二)，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，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。某於易，嘗學之矣，而未之有得。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，辭說之明，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，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！雖然，足下屬我良重，不可以無說。

[二] 「爲賜」，原脫，據龍舒本補。